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山閣叢書

子集

東南紀聞

東南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南紀聞三卷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載考書中有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語丙子爲至元十三年前一年巴延渡江臨安失守矣當爲元人所作故稱宋爲東南而其中鄭紳一條稱外戚生封王爵者宋蓋自紳始論乘箬一條稱宋朝渡江以前無今之箬論三五月一一條稱宋朝於此三月不支羊肉錢亦皆屬元人之語然於宋之諸帝稱陵名稱廟號年號往往多內詞殆江左遺民所追記歟所載惟論蚍蜉論揖兩條偶涉古事餘皆南北宋之軼聞間與他書相出入疑亦雜采說部爲之至於韓虎之清節何自之伉直張惟孝之任

俠單煒之書法趙執中之木箭史嵩之之伎忍以及徽宗時瑞禽迎駕出市僧之智術紹興中韋后欲觀石塔得寺僧之譎諫則皆史傳所佚足補紀載之闕惟楊談耗用茶局官錢一事足見宋政之不綱乃載之以爲豪舉殊不可訓又汪勃調官一事稱張浚韓世忠迎合秦檜浚之心術不可知世忠當萬萬不至此恐未免傳聞失真而南嶽夫人一事尤爲猥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白穢其書然大旨記述近實持論近正在說部之中猶爲善本原書久佚卷帙無考今以永樂大典分載於各韻下者哀合排纂勒爲三卷

東南紀聞卷一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司馬溫公歸洛講孝經有二父老往聽持簞食豆羹以獻公
爲享盡講庶人章畢父老請曰自天子至士皆有詩庶人獨
無詩耶公不能答

李如圭字寶之吉水人七歲能誦書淳熙間孝宗諭云誦尙
書卽誦無逸孝宗大喜撫榻和誦以至終篇誦訖聖諭云子
汝一官卽再拜謝遂授廸功郎

葉少蘊早年貴顯退居石林累年嘗以吟咏自如每遇風和
日暖輒以數婢子肩小車且攜酒罇食奩自隨遇其意適處
卽下車酌酒賦詩有小吏稍慧每使之檢書薰染旣久亦能

詩詞

浙西趙憲舉夫權平江府事有婦告姑私醋者官追姑勘罪將施刑而問婦曰事姑孝乎曰極孝順憲曰汝旣孝順代姑受杖竟杖其婦俞文豹云深得誅心之法

張尙書杓尹京禁銅器有僧持匙筯一副來首及追問犯者則云自祖父相傳每日用此齋僧至此僧遂挾之而去公縱之而語僧曰汝能辦事今刺汝爲廂軍乃當額大刺專一搜捕銅器六字此蓋深得誅心之法

徐帥安民守襄陽時外境旱蝗上下巴河嚙草木淨盡次第入境同官父老皆以爲法當禳禱或驅而殺之公不然一日四鼓小騎徑之境上境蝗所祝天曰漢陽民悉力耕耨幸而

中熟今境外有蝗將及境者此皆臣政事不明德意不宣願
蝗飛入臣口寧臣死毋壞百姓頃之大雨明日報蝗已盡出
境矣

韓澆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尙書之子以蔭補京官清苦自持
史相當國羅致之不少屈一爲京局終身不出人但以韓判
院稱南澗晚年有宅一區伏臘餽給至仲止貧益甚客至不
能具胡床只木杌子而已長沙吳某得廣東憲還至京擁趺
吏甚盛道候仲止立馬久之廳事閒寂無人未幾一老嫗啟
戶出吏亟以刺狀授之抵於地徑入去吳慚退訪樟邱文卿
亦故舊也色尙未和樟邱曰得非見拒於仲止乎曰然樟邱
曰是非君所知且相與其食食畢與同往於是聯裾行至廳

事樟邱以杖叩屏者再內徐問爲誰樟邱自稱曰文卿復徐言吳某也在此仲止乃出吳謝曰適候謁移時仲止笑曰松風吹耳不過喝道也時方暑於是席地飲極歡而去次日吳專狀遣吏送酒錢若干仲止出問曰你官人交割了也吏錯愕曰本官方拜見自此卻去上任仲止作色云便是近來官員不會到任先打動公使庫物色韓某一生不會受此錢使吏領賚去其清節如此

龍溪汪藻與薌林向子諲交遊情分甚厚汪集中有和向伯恭詩卽薌林也汪爲湖州納妾名娼周氏而其妻不能容汪置諸郡圃時與之會其妻矚其往卽徑造其所而詬之汪預戒十數卒布於道俟其妻之來則連聲大唱喏其聲如雷汪

聞喏聲卽由他道以去向平居每議論慷慨以功名自期後知潭州失守而歸汪舉笏戲之曰君喜功名今中興第一功也向答曰公喜佛今十大弟子位也汪以是深怨之已而向爲言者論去

楊談字純父臨川人少學音律弱冠曳裾侯門泛舟訪郢州張守旣至張資之往合肥謁制使杜子興杜亦壯之明年用以解安豐圍孟元庵珙開帥荆湖張郢中薦之元庵處以茶局周其資用楊盡捲本領錢數萬用之旣盡茶局本領錢實隸總所後事發秋壑爲總領求純父甚急元庵以白金六百兩與之使急還元逋純父又以散之賓客酣歌不顧汪勃歎人也仕州縣年踰六十猶未調官滿趨朝試于秦檜

求一近闕秦問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舉者幾人曰三人耳於是遣人導之往謁張韓時二公皆以前執政奉朝請聞有秦命倒屣出迎執禮甚至勃得改秩秦後擢真臺省

蔡京爲相日置講議司官吏人數俸給優異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飯命作蟹黃饅頭畧計其費饅頭一味爲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私第酒酣顧庫吏曰取江南官員送鹹豉來吏以十缶進細認乃黃雀肫也京問尙有幾何吏對以猶有八十有奇其充口腹之欲者若此他可知也

劉龍洲過太和人嘉定間客京師因爭競到府趙尹師異素不喜士將杖之其儕輩扣橐使王方岩居間王不得已折簡於趙云劉過生平違越事不止此要當使俗子治之勿出吾

曹手也趙忻然卽釋其罪

韓大倫斬王曾孫也本刀鐻家兒隨父出入府第韓翁奇之翁無子媪啟翁曰刀鐻兒尙在今不收拾得無後患翁慨然呼以入時十七八矣翁立之於前作色曰我有四箇字汝能不犯戒則留不然去耳請問之曰酒色財氣也大倫曰幸受教敢不敬承不飲酒不耽色不愛財皆當服行終身惟氣之一字却欠商量不可少屈翁聞其言大喜出布衣一襲俾服自是折節讀書力行其言惟居官着紫袍每下廳小虞兵卽擎青布背子在屏後自幼及老不易其操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檜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覩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

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韓蘄王世忠微時貧困亡聊疥癩滿體臭腐不可近其妻孥亦惡之夏日浴於溪澗中忽一巨蟒直前將嚙之韓窘急以兩手握其首頷間蟒以尾繞其身韓不得已握持以歸其家欲呼妻孥刺殺之皆駭遁不敢前韓愈窘入厨中見有切菜刀偶仰置几上遂持蟒首就上極力按之來去如引鋸卒斷蟒首旣免不勝忿置之鑊煮而啖之明日所病疥癩卽脫去肌體瑩白如玉其無疥癩處卽否

理宗朝史嵩之當國往往以深刻得罪公論齟之商運自昔而然嵩之悉從官鬻價直低昂聽販官自定其各州縣別有提領考其殿最以辦多爲優於是他鹽盡絕官擅其饒每一

千錢重有賣至三千足錢者深山窮谷數百里之錢無不輻
輳收到見錢就充糴本順流而下撥赴邊州廟堂會計糴運
到邊每一軍斛止計本錢十七界會一道時江西十七界百
五十錢可不謂之深刻乎有無名子以詩嘲之曰萬舸千艘
滿運河人人盡道相公齷相公雖是調羹手傳說何曾用許
多

鎮江有識云老虎逐鹿走狀元出京口丞相背後走寶祐戊
午春虎逐一鹿自甘露寺後入城突入故將李顯忠家諸孫
皆勇悍攢槍拒之鹿死虎復從故道出城遁去次年三邑舉
人入京赴省集飲豐樂樓下中間傑作者醉中踴躍自謂必
應此識時丞相丁大全聞而惡之意謂狀元應識丞相當走

矣丁鎮江人也陰囑省闈官吏默識三邑試卷皆不取及揭曉悉遭黜落時丁之氣燄熏灼邦人敢怒而不敢言是年冬丁罷相出判鄉郡繼而遭劾代之守鎮江者乃焦炳炎嘗爲爲武舉狀元與丁素有深憾到郡未幾適丁有謫居之命焦遣勇將數十輩押發如捕強盜丁狼狽就道是知狀元出丞相走讖應乃如此

黃震知撫州以明決稱宜黃宰何自亦能官一日郡符督賦何自云若欲行椎剝之政下邑不能奉承黃怒幾劾去之張惟孝字仲友襄石碑人鐵面礪髯身長六尺且善騎射以春秋領鄉薦金之敗也聞北兵掃境率其族人自襄趨郢過湖渡江卜居江陵之藕池湖光山色抱膝長嘯如是者二十

年鍾泉巖訪唐舜申見其人物魁梧心異之問之唐具言其平生鍾自叩之則不輕言再三叩之則曰朝廷負人遂不答明日鍾言於宣撫姚橘洲希得姚使邀之堅不來鍾與唐委曲導意又明日盛禮具書札宴之仲宣樓酒數行鍾語之曰有國而後有家今天下如此將安歸乎始有相向意卽條具請虛帖三十歸所居召募明日遂行

韓境字仲容金紫膺胄之曾孫也蔣重珍以女許妻之而未婚蔣招之就學韓見其冰翁所爲有可議者未免苦口蔣不悅驟遣之投牒朝堂離婚改壻境後登進士第遂別娶焉咸淳丙寅秋澧陽風雹四山林木皆赭如焚而葉枝不凋凡當墜者率糜爛而澧陽爲甚時守澧陽高將軍也高爲郡守